

特約撰述

東經 40 度衝突線及其地緣風險前瞻

40°E Conflict Line and the Prospect for Its Potential Geopolitical Crisis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tctasi@nchu.edu.tw

壹、當前全球地緣格局中的斷層帶

前期拙文〈斷層帶、美中互動與未來世界格局〉曾指出在國際關係當中，所謂「斷層帶」(fault line)之形成背景及其對地緣政治安全格局之潛在影響。其中，美國小布希政府的中東戰爭不啻為新階段斷層帶之演進埋下最新的伏筆。儘管美國在阿富汗戰場堅持至 2021 年，隨著 2010 年 8 月起開始撤離駐伊拉克部隊，加上同年 12 月爆發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讓中東地區烽煙四起，致使伊朗區域影響力陡然擴張並帶動「什葉新月」(the Shia Crescent)勢力的崛起。

於此同時，更具支配性之宏觀格局則是華府延續冷戰時期圍堵歐亞大陸「世界島」之基本方向，在近期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但未放棄施壓俄羅斯的情況下，導致中俄成為被美國（西方）鎖定之一對背靠背「複合性對手」(back-to-back compound adversary)，據此，原先冷戰時期從東西德分界線向東南方延伸至巴爾幹半島之西

側斷層線，目前東移至從黑海西岸向南延伸至地中海東岸一帶，至於原先位於東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之「不確定斷層帶」（部分具備衝區性質，尤其自 1970 年代後），則因應對中國崛起而成為「主要斷層帶」，北起朝鮮半島，經由黃海、東海、台灣海峽乃至南海周邊地區，都存在潛在衝突性。



圖 1：西側斷層帶－東經 40 度衝突線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中成為目前「最重要一對雙邊關係」的情況下，東側斷層帶以台灣海峽為中心雖吸引了全球目光聚焦，實則以東經 40 度為主之西側斷層帶（如上圖 1 所示），堪稱當前衝突熱點最密集之處，以下便依地緣順序逐一說明如下。

貳、日漸升溫之東經 40 度衝突線

一、烏克蘭衝突（2014, 2022-）

儘管俄羅斯聲稱美國為首的「西方」曾承諾北約不會東擴，隨著前華沙公約成員逐一加入，加上烏克蘭自 2008 年起開始尋求加入北約與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在 2014 年 2 月遭到罷免，俄羅斯隨即佔領克里米亞，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Donbas）的盧干斯克（Luhansk）和頓內次克（Donetsk）兩州也透過公投宣布獨立，其後，2014 年 9 月的《明斯克協議》雖一度斡旋基輔承認兩地獲得自治地位，在烏克蘭於 2019 年 2 月將加入歐盟與北約寫入憲法，且澤倫斯基於 5 月當選總統後，俄烏情勢乃瞬間升溫。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國總統普丁（Putin）以不滿 NATO 東擴與烏克蘭欺壓境內俄裔人民為由，宣布對頓巴斯地區進行「特別軍事行動」，目標是對烏克蘭「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同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宣布國家進入「戰爭狀態」，自此，俄烏戰爭正式拉開序幕。值得注意的是，戰事雖迄今尚未結束，究其現實仍可將其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 2022 年主要以俄羅斯進攻為主，其次則 2023 年因莫斯科轉趨守勢，轉而以烏克蘭反攻為主，但至今雙方仍呈現僵持狀態。

二、納卡衝突（1991-94, 2020, 2023）

位於亞塞拜然境內的納卡（Nagorno-Karabakh）乃是以亞美尼亞人為主的聚集區，並自 1987-88 年起推動與亞美尼亞統一運動。隨著蘇聯在 1991 年解體，各自獨立的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隨即針對納卡

地區歸屬爆發衝突，直到 1994 年簽署停火協議為止，最終成立一個親亞美尼亞的阿爾察赫（Artsakh）共和國。2020 年 9 月，亞塞拜然以「收復失土」為由再度進攻納卡地區，但在俄羅斯派入維和部隊介入之後，衝突於 11 月暫時結束，亞美尼亞總理帕希米揚（Nikol Pashinyan）宣布「接受亞塞拜然與俄羅斯的停火條件」，確認將放棄對納卡地區的主權聲索。儘管如此，亞塞拜然並未能夠立即接收此一地區，直到 2023 年才利用俄羅斯身陷烏克蘭衝突契機，在土耳其支持下於 9 月發起「24 小時閃電軍事行動」，迫使阿爾察赫共和國總統沙赫拉馬尼揚（Samvel Shahramanyan）簽署法令，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解散所有國家機構，終結 32 年紛爭。不過，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衝突依舊難解，未來發展仍須持續觀察。

三、庫德自治衝突

在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下方，乃是橫跨土耳其、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庫德族自治問題，目前分為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土耳其的庫德斯坦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與敘利亞庫德斯坦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 Party）等 3 股勢力。其中，庫德斯坦自治政府於 1992 年在美國設置的禁航區保護下於伊拉克北部成立，乃是目前唯一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庫德族政權，其次，1978 年創建的土耳其庫德斯坦工人黨是唯一被國際定位為恐怖組織者，至於 DUP 則是前者在敘利亞的分支，三者一度因共同對抗伊斯蘭國（IS）而在 2014 年和解。

擁有 3000 萬人的庫德族乃中東地區歷史悠久的遊牧民族，但因活動區域跨及多國而始終無法獨立建國；其中，庫德斯坦自治政府

曾在 2017 年 9 月舉行獨立公投且投票率達 92%，但遭到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與伊朗等國反對，迫使自治區總統巴爾札尼（Barzani）宣布凍結公投結果並辭職下台；其次，庫德斯坦工人黨在爭取自治無望情況下，轉而不斷從事各種恐怖活動，包括 2022 年 11 月伊斯坦堡與 2023 年 10 月安卡拉爆炸案，相對地，土耳其亦多次跨境發動軍事行動，例如為反擊前述安卡拉恐攻，土國軍方隨即針對伊拉克北部超過 20 個庫德工人黨據點發起大規模空襲，12 月亦再度攻擊敘利亞東北部庫德族居民佔多數的卡米什利（Qamishli），根據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資料，單單 2023 年，土耳其便在敘利亞東北部發動 128 次襲擊。

四、伊斯蘭國（2014-）

與庫德族活動範圍大致重疊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在 2004 年以統一聖戰組織（JTI）名義出現並宣布支持由賓拉登領導的蓋達組織，2006 年成立伊拉克伊斯蘭國（ISI），隨著美軍於 2010-11 年撤離伊拉克，其領導人巴格達迪（al-Baghdadi）宣布成立一個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ISIS）或稱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最後在 2014 年 6 月宣布直稱伊斯蘭國（IS），控制範圍一度在 2015 年達到近 9 萬平方公里高峰，主要分布於伊拉克至敘利亞境內，兵力超過 3 萬人。

隨著 2014 年由美國主導建立之「全球反伊斯蘭國聯盟」（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or D-ISIS Coalition）進行圍剿，且巴格達迪在 2019 年遭擊斃，伊斯蘭國控制土地與兵員總數也大幅下降；但因西非地區近年陷入混亂，伊斯蘭國也迅速轉進滲透，例如奈及利亞

與尼日之間便在 2016 年出現一個伊斯蘭國西非省 (Islamic State West African Province, ISWAP)，2023 年一年內在馬利境內控制範圍也擴張將近一倍，後續影響不容小覷。

五、敘利亞內戰 (2011-)

位於庫德族衝突區與伊斯蘭國左側者，乃是受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 影響，自 2011 年 3 月爆發迄今的敘利亞內戰。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 (UNHCR)、國際危機組織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及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 (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估計，持續已 12 年的混戰已帶來超過 60 萬人死亡、528 萬境外難民與 680 萬境內流離失所者 (Internal Displaced People, IDP)。

事實上，這場名為民主抗爭的內戰早已成為一場「微型區域世界大戰」，支持阿塞德 (Bashar al-Assad) 政府者包括早在 1991 年便接收敘利亞塔爾圖斯 (Tartus) 海軍基地並於 2015 年進駐該國赫梅米姆 (Khmeimim) 空軍基地的俄羅斯，和伊朗、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阿富汗等什葉派政權，至於支持反政府軍者則為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隨著美國川普政府 2019 年宣布自敘利亞撤軍之後，目前政府軍已控制全國三分之二土地，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僅控制伊德利卜省 (Idlib Province) 少數邊境地區，一度接受美國援助的庫德族「敘利亞民主力量」(SDF) 則控制近二成五之東北邊敘利亞領土。由於阿塞德政權逐漸鞏固優勢，曾於 2011 年被逐出阿拉伯聯盟 (Arab League) 的敘利亞，在 2023 年 5 月已重新取得成員國資格。

六、加薩戰爭（2023-）

在 1948 年以色列獨立建國引爆中東地區長達 70 餘年衝突的歷史背景下，控制巴勒斯坦加薩地區的哈馬斯（**Hamas**）組織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於 1973 年贖罪日戰爭 50 周年前夕發動了「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首次派遣武裝人員闖入以色列南部並擄走超過 200 名居民；對此，以色列政府迅速動員 30 萬部隊進攻加薩地區。一般認為，此行動之導火線除了歷史悠久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之外，美國川普政府在 2020 年致力推展阿以雙邊關係正常化，促使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蘇丹、摩洛哥與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建交談判亦正如火如荼展開，致使巴勒斯坦獨立派深感孤立，或為主要背景所在。

由於地狹人稠加上以色列進行報復性攻擊之故，帕蓋特（**Michael Spagat**）認為這已成為一場「非常特殊之高死亡速度戰爭」，迄今至少造成加薩地區 1%之 2 萬名以上平民死亡。

七、葉門內戰（2014-）

1992 年成立的反抗組織胡塞青年運動（**Houthi Movement**），在 2004-10 年推動抗爭後，2011 年後又藉阿拉伯之春浪潮擴大對政府攻擊，最終在 2014 年擴張為大規模內戰，翌年控制首都沙那，迄今已造成 40 萬人死亡。美國川普政府曾在 2021 年 1 月將胡塞運動列入國際恐怖組織，但拜登政府於 2 月上台後隨即將其移除。

隨著中國在 2023 年 3 月斡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和解復交，長期支持政府軍的沙烏地阿拉伯在 4 月訪問位於沙那的胡塞組織（雙方曾於 2018 年互射飛彈），後者也在 9 月自內戰以來首度派人造訪

利雅德，儘管胡塞組織在 12 月底為支援巴勒斯坦，突然攻擊行經紅海的貨輪，聯合國葉門問題特使格倫德貝里（Hans Grundberg）仍在 12 月底宣布交戰各方已達成停火協議，並同意參與由聯合國主導之和平談判進程。

八、蘇丹內戰（2023-）

繼 1955-72 與 1983-2005 年兩度長期內戰之後，南蘇丹在 2005 年藉由《全面和平協議》取得自治地位，並於 2011 年透過公投正式獨立建國，成為迄今聯合國最新成員，但隨即於 2013 年因未遂政變爆發普遍內戰，一直持續到 2018 年簽署和平協議與 2020 年成立過渡政府為止。

至於北蘇丹則在 1989-2019 年長期執政的巴希爾（al-Bashir）被推翻後陷入混亂，蘇丹武裝部隊（SAF）領導人布爾漢（Burhan）在 2021 年推翻文人政府，民兵組織快速支援部隊（RSF）在 2023 年 4 月對布爾漢政權發起攻擊，截至 12 月底已造成 580 萬人流離失所與 150 萬人逃離成為難民，目前衝突仍在持續當中。

九、提格雷戰爭（2020-）

除了北部厄立垂亞在 1993 年宣布獨立後，隨即在 1998-2000 年與衣索比亞爆發戰爭，且遲至 2018 年才簽署和平協議，衣索比亞國內擁有超過 80 個種族，彼此歷史糾葛複雜，又以主要三大種族奧羅莫族（Oromoo）、阿姆哈拉族（Amhara）和提格雷族（Tigray）之間更為明顯。其中，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PLF）曾長期執政，且對 2018 年當選總理並因為促成與厄立垂亞和解以致拿下諾貝爾和平獎

的阿比 (Abiy Ahmed) 深感不滿，加上該國聯邦議會在 2020 年 11 月建議將 TPLF 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內戰隨即爆發。

以阿姆哈拉族為主的中央政府，最初聯合 TPLF (其武裝力量稱為提格雷國防軍 TDF) 死敵厄立垂亞共同夾擊北方的提格雷州，但在國會於 2021 年 5 月將南部的奧羅莫解放陣線 (OLF) 也列入恐怖組織後，TDF 與 OLF 於是組成聯合戰線共同對抗政府軍，直到 2022 年 11 月才在非洲聯盟斡旋下宣布停火，一般認為，包括政府軍在內的參戰各方都犯下「種族滅絕罪」，導致 30-60 萬人死亡，100 萬人流離失所與逾 10 萬人逃至他國。除了戰爭本身並未正式結束，厄立垂亞部隊仍佔領部分提格雷地區，且位於索馬利亞北部的激進組織青年黨 (al-Shabaab) 在 2022 年 3 月亦越境進入衣索比亞發動大規模襲擊，事件後續仍有發展空間。

十、索馬利亞內戰 (1991-)

1991 年爆發的內戰中，位於西北部的索馬利民族運動 (Somali National Movement) 宣布獨立成立索馬利蘭 (Somaliland)，控制權國 18 州中的 5 個，繼其右側的邦特蘭 (Buntland) 在 1998 年宣布自治地位後，最南部的朱巴蘭 (Jubbaland) 同年宣布自治，接著是 1999 年的拉漢文抵抗軍 (Rahanweyn Resistance Army, RRA) 和 2006 年的伊斯蘭法庭聯盟 (Islamic Courts Union, ICU)，另外還有獲得美國 CIA 支持的恢復和平與反恐聯盟 (Allianc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Counter-Terrorism, ARPCT)，加上美國與衣索比亞等外國介入，索馬利亞一度陷入四分五裂局面，且造成超過 50 萬人死亡。

儘管 2004-12 年的索馬利亞過渡政府 (TFG) 整合了索馬利蘭以

外地區，大致恢復國內秩序，甚至繼 2012 年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斡旋召開首度雙邊峰會之後，索馬利亞總統法馬喬（Mohamed Abdulahi Farmaajo）與索馬利蘭總統比習（Muse Bihi Abdi）再度由衣索比亞牽線在 2020 年非州聯盟高峰會中會面，依舊衝突未解，不僅索馬利亞境內激進伊斯蘭組織青年黨（al-Shabaab）仍盤據許多地區，北部索爾（Sool）地區在 2023 年 2 月也跟索馬利蘭之間爆發了嚴重邊境衝突，未來有待觀察。

參、東經 40 度衝突線之地緣重要性

如同前述，目前位於東經 40 度兩側地區非但存在著前述歷史久遠且背景複雜之活躍性衝突，更甚者，此處之地緣政治經濟背景亦充滿著以下各種關鍵象徵：

（1）大國深度介入：在前述諸多衝突當中，介入最深者無疑是身為霸權「責無旁貸」的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其次則是直接（烏克蘭）與間接（敘利亞）扮演角色的俄羅斯，第三是企圖填補中東區域領導權真空的土耳其、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至於中國迄今影響仍較間接且隱性。

（2）鄰近歷史性斷層帶：從歷史來看，此一衝突帶本即具悠久傳統的「文明衝突」（基督教 vs. 伊斯蘭）前線，與兩次大戰乃至冷戰時期之斷層帶與火藥庫（東歐與巴爾幹）距離甚為接近，且存在著密切連動關係。

（3）鄰近原油區：在原油依然扮演當前工業結構最關鍵能源核心的情況下，位於此一衝突線右側不遠的波斯灣地區，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科威特 5 國合計探明

儲量 (proved reserves) 接近全球五成，產量則是接近整體 OPEC 八成，絕對左右著全球石油與天然氣供給。

(4) 鄰近重要國際航道：1869 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曾長期扮演「大英帝國生命線」，迄今亦仍是亞洲和歐洲之間最快與最直接海上航線。根據統計，大約有 12% 全球貿易量與 30% 貨櫃運輸量行經該條運河，每年貨物價值超過 1 兆美元；例如在 2022 年，便有超過 2.2 萬艘船舶通過蘇伊士運河。

肆、近期潛在熱點及其可能發展

在前述 10 個場景中，包括納卡問題與最後 4 個內戰性衝突（葉門、蘇丹、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暫時趨於控制之中，分屬族群與宗教衝突之庫德族與伊斯蘭國議題具有一定熱度，至於其他 3 個廠景則至少在 2024 年將繼續攫取國際輿論關注：

(1) 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二年的烏克蘭戰爭，其最主要特徵便是「攻守交替」，原先採取攻勢的俄方已成為「滿足現狀者」，轉而以鞏固既有東部佔領區為主，至於烏克蘭則成為「以小博大」的攻擊方，在歐美援助力道減弱的情況下難以有效突圍。面對漸成「僵局」的情勢，下一階段關鍵首先是烏克蘭是否如期於 2024 年舉辦大選以及其內部厭戰勢力之發展，其次是西方在自身經濟壓力下是否持續援助或因中東情勢以致左支右絀，第三是 2024 年 3 月俄羅斯大選是否有助於普丁鞏固領導。

(2) 加薩戰爭：相較烏克蘭衝突，加薩地區雖受限於戰場規模以致戰事難以持久，關鍵是美國或許很難完全隱身事外以旁觀者角色坐收漁利，其次則面對人道危機擴散開始為以色列國際形象帶來

負面影響，阿拉伯集團（與伊朗）是否浮現介入空間及其可能選擇以何種途徑介入，第三是中東地區眾多反以色列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 力量（例如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真主黨旅、巴德爾旅、葉門胡塞青年運動、敘利亞國防軍等）是否在衝突中尋找介入機會，這些都是值得聚焦觀察之處。

（3）敘利亞戰爭：在進入第 12 年後，阿塞德政權終於以獲邀重返阿拉伯聯盟浮現明確曙光，儘管戰事未必能立即結束，隨著和平談判機會可能到來，原先背後國際角力（美國、俄羅斯、土耳其與伊朗）或將跟著浮上檯面；從另一角度視之，敘利亞與加薩議題也可能因地緣鄰接而產生互動狀態，事實上，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尤其 2017 年迄今），以色列曾經數百次轟炸和空襲敘利亞的軍事目標，在加薩戰爭爆發後，包括美國與以色列也針對敘利亞發動多次轟炸行動，嚇阻目的非常明顯。